

東北風雲錄

（十七）

（本文插圖刊第7、59、60、61頁）

張學良、張作霖傳奇

●陳嘉驥

原配之外娶七姨太

張作霖共有兄弟三人，老大名張泰、老二名張孚、老三名張霖，他們的父親名張有才。家在遼寧省海城縣葉家舖附近的北小窪村，因為家中貧窮，爲了好謀生，張有才其後搬到突家堡去住。張有才因爲覺得他的三個兒子名字只有一個字不好稱呼，才在他們名字中間加了一個「作」字；從此老大便名張作泰，老二名張作孚，老三名張作霖。張家在突家堡期間，曾蒙前街突景寬的周濟照顧，張作霖發達後不忘舊恩，把突景寬的兒子突鵬祥送入東北講武堂，畢業後立即以軍官任用。

張作霖十幾歲時，很知上進，願上學就讀，但因家貧無法如願。他常常到章家舖子私塾偷聽楊景鎮老師的講書，嗣被楊發現，把張作霖叫進來讓他跟著讀書，不收學費，因此使張有點文字基礎。

張作霖當上第二十七師師長後，感念楊老師教誨之恩，以厚禮敦請楊景鎮老師到瀋陽，教導他的子侄。當時在張師長家中私塾就學的有張學

良、張學銘、張學成（侄）、張冠英（女）、趙興德（內侄）等多人。

張作霖除了元配趙夫人外，另有如夫人六人共生了八男六女。茲分述如下：(1)元配趙夫人生長女冠英亦名首芳，長子學良、次子學銘。(2)二姨太爲盧夫人，生二女懷英、四女懷卿。(3)三姨太不爲張作霖所喜愛，外界始終不知道她的姓名，亦無所出，後來三姨太出家做了尼姑，修行來生。(4)四姨太許夫人，生三子學會，四子學思，三女懷瞳，五女懷曦。(5)五姨太壽夫人，五姨太最爲張作霖所喜愛，生五子學森、六子學俊、七子學英、八子學銓。民國卅八年大陸沉淪前，壽夫人携四個兒子來到台灣，卜居台北市，壽夫人約於廿年前在台北逝世，可以說福壽全歸。(6)六姨太爲王夫人，王夫人未曾生育，嗣早故，乃續取馬夫人爲六姨太續絃。馬夫人名馬月卿，小張作霖三十一歲，生六女懷敏。

張作霖雖先後娶了七個太太，在民國初年的習慣上與法律上均是被允許的。張作霖的六個姨太太，亦皆係當年用正常手續，得到對方父母的認可，這與另一個「大帥」張宗昌是不可同日而

語的。

少帥之弟更懂享受

張學良的元配夫人爲于鳳至，生有一女三男，女閻瑛、長子閻琪、次子閻珣、三子未及長大成人。長子與次子已於民國七十二年前先後逝世，于鳳至在美期間係與女兒閻瑛同住，其夫婿爲陶鵬飛。多年前張學良生活尚未完全自由時，陶鵬飛以國外學人返國參加建國座談會機會，曾數度拜謁其岳父張學良，是張在羈居生活中，得以會晤趙四小姐之外惟一親人。張學良係於民國五十三年，接受基督教洗禮，嗣又徵得于鳳至同意離婚，乃與趙一荻（趙四小姐）正式結婚。趙四小姐生一子名閻琳，娶妻陳淑貞，在美國居住，並爲張學良生了兩個孫子，張閻琳亦已爲六十以上的老人了！

除了張學良與夫人趙一荻現在台灣外，其六妹懷敏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擔任教授職務。大陸淪陷時，張學良的繼母盧夫人、大姐首芳、二弟學銘、八弟學銓、二妹懷英、四妹懷卿均在天津。四弟學思與他母親許夫人在北平，張學思任共

軍海軍副參謀長，嗣在文化大革命時，被打入右派含恨而死。盧夫人所生四女懷卿，也曾出任天津市政協委員。

張學良的胞弟張學銘，在張學良雄霸華北時代，曾當過天津市長，共產政權成立後，他又到天津市政府任工程局副局長。民國三十五年國軍光復東北時期，張學銘曾被杜聿明任爲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的總參議。這顯然是一種政治樣板的安排，張學銘也很知趣，當年瀋陽不論有什麼重要紀念日集會，他都身穿中將軍服在會場上一站，台下就有人指指點點說那留着鬍子的矮個子就是張大帥次子，張少帥的胞弟張學銘。張學銘對他的總參議職務，根本就沒有認真執行過；與陳誠到東北後的東北行轅總參議楚溪春比較，那真是不可同日而語。楚溪春兼任瀋陽防守司令官，指揮大軍三十萬，日夜不停的巡視城防工事，或者巡視瀋陽郊區哨站爲東北當年最忙碌的軍事將領之一。

筆者與張學銘於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即行相識，最初他對筆者的「中央社記者」這個頭銜相當敏感與疑惑，似敬鬼神而遠之。嗣相處日久，又知道家父在張大帥與張少帥時代，在東北的復縣、安東、撫順、西安、通化等地担任法官及地方法院院長暨高分院長等職務多年後，始坦然相對。張學銘對許多側面新聞，以及南京方面來東北巡視的重要人物，每能透露若干線索。他並在明湖春大飯莊招待筆者及幾名記者餐敘，張學銘最喜歡說的一句話，就是我們張家父子兄弟沒有一個不愛國的！

張學銘個性平庸頗知享受，在東北國軍全盛的那兩年，只要鐵路賓館有舞會，張學銘一定抱着日本美女翩翩起舞，陶醉在燈紅酒綠的溫柔鄉裏，他雖然沒有張學良的顯赫，但却享盡人間清福。張學銘與北洋政府時代的交通總長朱啓鈴六女公子朱洛筠結婚，育有兩子，長子張元冲，次子張鵬華，現均在大陸。

于鳳至是富商之女

于鳳至出生於一八九七年五月初八日在吉林省懷德縣大泉眼鎮，其父于文斗爲一富商。于鳳至祖籍爲山東省海陽縣司馬莊，清同治年間，山東因鬧天災，民不聊生，于家乃離鄉背井下關東謀生，來到遼河西岸鄭家屯落戶。于文斗最初靠一輛舊大車起家，克勤克儉因而有了積蓄，到了光緒初年，在鄭家屯開了一個商店，店名豐聚堂，經營雜貨批發及絲房買賣，同時兼營糧食生意。由於于文斗經營得法信譽卓著，到了光緒末年，豐聚堂已成爲鄭家屯最大的店舖，生意越做越大；在鄭家屯，于文斗大名已無人不知，因而被推選爲鄭家屯商會會長。于文斗有了地位，迎酬雜務繁多，乃將豐聚堂業務交給靳菊豐代爲經營，旋並將豐聚堂改名爲豐聚長。

張學良與于鳳至的婚姻，完全是雙方家長張作霖與于文斗的父母之命。當徐世昌任東三省總督時，於一九〇八年派張作霖到鄭家屯駐防，當時張作霖任前路兼中路巡防營統領，便將總部設在于文斗的豐聚堂內，日久天長兩人便成無話不談的好朋友。

辛亥革命那一年，張作霖福至心靈，率兵鎮壓東北新軍響應革命，爲東三省總督趙爾巽解圍有功升了官，遂在瀋陽發跡。張作霖當其升任二十七師師長後，因爲懷念鄭家屯好友于文斗，曾特地回到鄭家屯與于文斗敘舊。一個偶然機會在于家小客廳看到于文斗長女于鳳至丰采不錯，心中油然而生給長子張學良說合婚姻的念頭。正好有一天，張作霖發現于家客廳書桌上有于文斗兒女的八字，于鳳至的庚帖上面有「鳳命」兩個字；張作霖對于文斗說，二十七師有個人，對于平之術頗有一套，我將這些庚帖拿回去，讓他再核算一下如何。于文斗當時滿口答應，張作霖回瀋陽時，叫人把八字再排一次，核算之後，于鳳至果然具貴夫人的命。張作霖乃央求豐聚堂的掌櫃張杏天作伐，向于文斗給張學良提親，願娶于鳳至爲張家兒媳婦。張作霖說我家小六子，如果能與于家大小姐結親，那是再好沒有了，張杏天也說，這真是「將門虎子」配「鳳命千金」，乃是天造地設的良緣。于文斗聽說是張作霖長公子張學良，真是樂得合不上嘴，滿口答應了這樁親事。張學良的小名叫小六子，乃是張作霖與他兩位兄長張作泰、張作孚的兒子混合大排行而來，張學良上面還有五個堂哥緣故。

張學良與于鳳至係於民國三年在鄭家屯訂婚，當時張學良祇有十三歲，而于鳳至則十七歲，在當年北方社會妻夫小是非常盛行，尤其是女的比男的多半是大雙數的兩歲或四歲。張學良與于鳳至於訂婚後兩年才正式締結連理，那年張學良是十五歲還是一個大孩子，剛剛進入奉天講武

堂，而于鳳至則已值荳蔻年華的十九歲。婚後，于鳳至隨張學良到奉天，住進瀋陽大帥府，兩人感情很好，過着夫唱婦隨只羨鴛鴦不羨仙的生活。因為于鳳至念念不忘她的兩個故鄉，一個是誕生地的大泉眼，另一個是成長時期的鄭家屯，所以好多次回娘家省親時，少帥都是陪着她們，兩人很少分離。

在大泉眼獨資辦學

于鳳至知書達禮，不但對其父母于文斗夫婦極為孝順，與兩個兄長于鳳彩、于鳳翥相處亦十分友愛，對侄于于兆瀛、于治瀛也很關懷，同時對鄉親們也時有所回報。她與張學良結婚後，偶然回到鄭家屯娘家，看到鄉親子弟受教育者不多，目不識丁者比比皆是，深感她有責任提高家鄉文化，造福鄉親子弟。因此她於民國十六年，也就是張作霖開府北京，榮任大元帥為北京政府元首，張學良則為集團軍司令轄有大軍數十萬，少帥之名遠播全國各地，正是張家最興旺的時候，于鳳至拿出自己的私蓄，在自己生身之地的大泉眼，興辦了一所學校。這所學校定名為新民小學，不但房屋建築為當地第一流，舉凡學校用具書籍等也一律免費，並且敦請在地方上有名之士擔任校長，聘請師範學校畢業者擔任教師，第一年招生就招收了二百餘名學生。這所新民小學為地方上培植了不少人才，大泉眼一帶鄉民，現在提起于鳳至來，還是津津樂道呢。

西安事變後，張學良失去自由，最初多半是由于于鳳至陪伴，後來則由趙一荻一人服侍。尤其

是張學良來台後，于鳳至好像就沒有來過台灣。前些年于鳳至慨然允許與張學良辦理離婚手續，使這位多情的趙一荻趙四小姐，得以與張學良成為正式夫妻。這一件事，足以證明于鳳至這個人的厚道，在一般最喜妒嫉的女性而言，自己捨棄正式名份，而將名份讓給情敵，那是萬萬不可能的事！

趙四小姐至情至性

趙四小姐名趙一荻，又名綺霞，她的父親趙慶華，在鐵路界頗有知名度。趙慶華字燧山，曾任過津浦鐵路局長、滬寧鐵路局長、滬杭甬鐵路局長、廣九鐵路局長等交通界要職，在北洋政府時代並擔任過交通部次長職務，所以家中非常富有。趙慶華生有六男四女，男女分別排行，在女兒之中趙一荻最小，排行第四，這也就是趙四小姐名稱的由來。在馬君武的打油詩中，所謂趙四風流朱五狂的朱五大概就是張學銘妻子朱洛筠的姐姐，因為朱洛筠排行第六。

趙一荻與朱洛筠均是當年官場人家的子女，並且均住在天津租界裏。在民國十五年，趙一荻十幾歲時，已經長得花容玉貌，比她幾個漂亮的姐姐更討人喜歡。在當時住在租界政要子女們都經常到蔡公館聚會玩樂。蔡公館主人蔡先生曾留學德國，所以家中的擺設西洋化，家中常常舉行跳舞會等；祇因蔡先生是張學良三弟張學曾岳丈，所以張學良、張學銘也經常到蔡公館逗留。這時的趙四小姐正是花一樣的年齡，不但婀娜多姿並且活潑有趣，在一次舞會裏邂逅張學良，

彼此均留下良好印象。

翌年暑假，天津這些大家族的子女們到北戴河濱避暑，張學良與趙一荻又在這裏相會，其情景自然與在天津蔡公館舞會時更富浪漫氣氛，因此他們的感情有進一步發展，在北戴河濱攜手散步，或在海邊戲水，已經成為令人羨慕的情侶。

到了民國十八年秋天，張學良邀約趙一荻到了瀋陽，並把她送到東北大學就讀。這時趙一荻一面求學，一面與張學良朝夕相處，所謂終生相守，緣訂終生就在此時。趙一荻之赴瀋陽，顯然未經家人同意，故曾有失蹤之傳聞，由此更足證明趙一荻對張學良用情之專，不計一切後果。

此時，張學良與于鳳至女士已結婚多年，並且子女相繼出生，為了家庭和陸相處，趙一荻情願不居名分，而以張學良機要秘書名義，隨侍少帥左右。這時趙慶華得知么女，已在瀋陽與張少帥成為沒有名分的夫婦，大為震怒，並辭去所有官職，在報端刊登啟事與趙一荻斷絕一切父女關係。趙一荻果然是多情種子，對父親的堅決態度頗感無奈，她一面仍然隨侍張學良左右，並且努力進修學業，她的學識水準也有長足的進步。嗣趙一荻為張學良生下最小的兒子闊琳，兩人的感情日深，就在這一年。張學良派兵出關，協助南京政府收平閩錫山馮玉祥的叛亂。張學良乃出任全國陸海空軍副司令，駐節新近更名的北平，掩有黃河以北的半壁江山，其氣勢聲名不下於張作霖的全盛時代。因此，趙一荻也隨張學良到了北平，住進北平的順承王府，與家人開始有了來往；

但仍祇是她的母親與哥哥趙燕生兩人而已，其他人仍然無法見面。趙慶華對愛女率性而為，仍然耿耿於懷，不准她回到天津家中，一直到趙慶華逝世，父女都沒有再會過面！

一着之錯全盤皆輸

張學良開府北平，掌握黃河以北中國半壁江山後，趙一荻隨張少帥住進北平順承王府時，不得不與張學良元配于鳳至朝夕相處。趙一荻頗識大體，甘居第二位夫人，處處對於鳳至表示尊敬；于鳳至亦因趙一荻顧全大局，表現出來的賢淑高貴的品德，也另眼相看，因而得以和睦相處。趙一荻不但對於鳳至時時表現出尊重與親熱的態度，舉凡可能使于鳳至發生誤會地方，也盡力避免。比如，張學良在外邊帶回衣物，趙一荻絕不擅自處理，馬上送到于鳳至那裏；因此于鳳至對趙一荻賢慧懂事也頗為激賞，經常向其他人仕誇贊趙一荻的善體人意。

由於趙一荻的聰穎與善體人意，于鳳至不但予以接納，並以親姊妹般的相待，這兩個本來處於相對立場的女人，竟然能够親密合作，共同細心照顧張少帥的起居與生活，頗為當年各界的推崇與讚賞，譽為娥皇與女英的再生。張學良每天返回家中時，總是與兩位夫人共處，過着愉快的生活，偶爾有親友或客人來往，張學良也是讓于鳳至與趙一荻共同出見，趙一荻也很知禮的一切由于鳳至居於主位，自己在旁隨侍。

民國二十二年，熱河繼東三省之後，也為日本侵佔，遂即展開長城戰役，在這一戰役裏，東

北軍的何柱國在山海關，中央軍的關麟徵與黃杰在古北口，西北軍的宋哲元在喜峯口，山西部隊的商震在冷口，傅作義部隊在馬蘭關等地，均曾奮勇作戰，殺了不少日本軍隊，獲得局部勝利，但最後以武器的懸殊而仍歸失敗。當日軍越過長城，逼近北平近郊時，中國政治上發生危機，由汪精衛首先通電指摘張學良喪師失地，應辭職以謝國人，並表示南京政府亦應負連帶責任，汪亦自請辭行行政院長職。蔣中正乃偕宋子文到了保定與張學良舉行巨頭會談。蔣比喻說「蔣張汪三人有如坐一小船上，船正要下沉，必須有一人下水，才能保全船上另兩人，否則三人將同歸於盡」，張學良乃表示彼願辭職，以對熱河失守，長城戰役失敗負責。張學良辭去北平綏靖主任，華北軍分會委員長職務後，乃由于鳳至與趙一荻陪同到了上海，在米勒博士的醫院裏，將毒癮戒除，恢復了張學良的健康。張學良在于鳳至與趙一荻兩人陪同下，到歐洲的英國與義大利訪問，在義大利頗受法西斯主義創始者墨索里尼首相的禮遇；他並與墨索里尼的愛婿，也是義大利外長的齊亞納，互相敬重成為好友，對張學良發生很大影響。因此在歐洲返國後，曾向蔣中正建議，中國應學習法西斯主義，國家始可由弱變強，他並願任蔣中正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侍從室主任，俾與蔣系中央軍事將領互相交納，共同擁護救中國。但是蔣未允所請，遂即發表張學良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總司令（蔣為總司令），旋即改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漢行營主任。不久，又轉任西北剿匪副總司令，並代理總司令職務，張學良出任此職，對蔣

對張均是一項錯誤。因為東北軍雖勇敢善戰，但不熟練共產黨游擊戰術，所以東北軍到了西北連遭挫敗，使張學良意念發生動搖肇致了西安事變。倘蔣中正用對共產黨作戰頗有經驗的關麟徵等人，縱使不能完全消滅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部隊，但至少使共黨部隊無法在陝北生根，則中國歷史絕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了！所謂一着之錯，導致全盤皆輸！

雖然張學良一向不准妻妾參預軍政大事，但是不知不覺中于鳳至與趙一荻仍可影響張學良的情緒，而可改變一些急躁與冒失行動。西安事變時，一向審慎頗知進退分寸的于鳳至正好去英國探視兒女；而由活潑多情的趙一荻陪侍左右，因此此在張學良滿腹牢騷，情緒不穩的情況下，枕邊細語化解危機的責任落在四小姐身上了！

隨伴少帥逾半世紀

西安事變後，張學良陪送蔣中正返南京，由軍事法庭判處十年徒刑，嗣由蔣中正請求特赦後，但仍交由軍事委員會管束，張學良即失去自由，軟禁在溪口。張學良失去自由最初階段，大多由于鳳至陪同生活，概于鳳至在張學良主宰華北半壁江山風光八面之時，多半由她出面與南京方面貴夫人們來往。據說于鳳至與蔣夫人宋美齡女士也有相當交往，因此，于鳳至來往溪口時，比較方便也頗受禮遇。對日戰爭爆發後，張學良居住地點頻頻改變，經過三年的歲月，于鳳至的健康情形日益惡劣，需要就醫，這個照顧張學良起居生活的重責大任，遂落在趙一荻的身上。

趙一荻於民國二十八年開始陪侍張學良之前，她一直住在香港，與她作伴的是當年才十歲左右的兒子。趙一荻爲了去陪張學良乃把兒子張聞琳帶到美國，託付給張學良的一位美國朋友，自己不願險山惡水，奔向正在湖南沅陵鳳凰山企盼着她的張學良身旁。一荻就是二十五年，這時趙一荻不再是青春貌美的趙四小姐，而是一位五十多歲的半百有餘婦人；張學良對身旁的這位伴侶，有些歉咎之心，因爲趙一荻到現在還沒有一名份，於是想到不能如此因循下去。張學良乃於民國五十三年七月四日，得到在美國寓居妻子于鳳至的同意離婚，與趙一荻舉行了一項正式婚禮，那一年趙一荻已經是五十一歲，而今年她應該已是七十九歲，明年（八十二）將是八十老嫗，昔年眉眉皓齒的四小姐雖已無昔日風采，所謂美人雖遲暮，而風範仍與衆不同也。

張學良與趙一荻的兒子聞琳，係於民國十九年出生，民國四十九年與陳濟棠的姪女陳淑貞在美結婚，一個是東北王的嫡孫，一個是南天王姪女，也算是佳偶天成。陳淑貞女士於民國五十一年爲少帥與四小姐生下長孫，名居信，係美史坦福大學博士。民國五十六年，陳淑貞小姐又爲少帥與四小姐生下次孫，名居仰，現亦得博士學位。

割肺治癌十年奇蹟

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趙一荻在約十年前曾罹患肺癌，在割除一葉肺之後，恢復了健康，這也是一種奇蹟，多情的四小姐真是吉人自有天相。

中共湖南大學校長李達輓馮玉祥聯

●吳洽民

倒戈將軍馮玉祥，字煥章，安徽巢縣人，其平生多彩多姿，練兵和帶兵，也有一套方法。

因性格反覆無常，民國三十五年赴美國考察水利，而於次（卅六）年八月，由美國乘俄國勝利號（Pobeda）輪船赴俄，竟於九月一日在黑海敖得薩港之輪船，因觀賞放映電影起火，被焚斃命。迨中共「解放」大陸，馮氏生前友好在北平（京）舉行追悼會，中共著名社會學家李達（字鶴鳴，湖南零陵人）參加追悼，並輓以一副別開生面之聯曰：

反日、反美、反蔣，事誠有之，但非站在人民立場；

愛國、愛民、愛兵，執謂不然，惜未深研馬列主義。

按：李達，係民國二年公費留學日本，攻讀自然科學；曾於民國九年八月，與陳獨秀、陳望道等在上海，發起組織中國共產黨，爲創黨人之一。爾後歷任國民政府之湖南大學、中央政治學校、上海大陸大學、法政學院教授，民國二十年以後，又任教鞭南、中國、朝陽、北京等大學；且至泰山爲馮玉祥將軍講學，及至張家口向馮氏之部隊作宣傳演講，過從甚密。詎料民國三十八年夏，大陸軍事逆轉，李氏竟協助中共拉攏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潛投共，乃獲准重新加入共產黨，擔任湖南、武漢大學校長，第一屆「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」安徽省代表，「中國哲學學會」會長。而文化大革命起，被指爲「反毛澤東思想最兇惡的敵人」並開除黨籍，五十五年秋，遭受迫害死於武漢大學任所。如死而有知，李、馮相會九泉，重提前述極盡譏諷之輓帳，未卜作何感想也。